

永恒的白话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张炜著



3

永恒的自诩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张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自语/张炜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5. 5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ISBN 7-80676-808-4

I. 永...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330 号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永恒的自语

编 著/张 炜

责任编辑/甘 棠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90 千

印 张/9.25

印 数/1—6000

ISBN 7-80676-808-4/I·151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自序	001
----------	-----

辑一 午夜采访

水手夫人	003
娇小	008
艾草香	011
土人笔记	014
绝交书	017
浪子泣血	019
逃亡者	023
流浪的荒原之草	028
固执的爱	031
弟子三千	035
古人的三位妻子	039
爱的寄托	044

辑二 徐芾在日本

正史与口碑	053
佐贺	056
新官老人	060

熊野	064
黑瘦青年	066
船队途经济州	068
日本学者说	071

辑三 阅读的烦恼

——关于 25 部域外作品的札记

L. B 的文本	077
M. K 的矫揉造作	079
失去天真的孩子	081
意淫者	083
匆忙的媚俗	085
落入	089
可爱、不幸	091
不再失去的自由	094
与生命等值	096
丑	098
查无劳迹	100
色盲之哀	102
蓬蓬与谦谦	105
质木无文	107
安静赞	110
怀疑	113
封闭	115
率性的 D. L	118
大玩家	120
干净	122
永恒的自语	125

暗伤	128
思想的表达	130
没有一句诗	132

辑四 创作札记

芦青河之歌	137
她为什么喊“大刀唻”	141
在肯定与否定之间	149
为了那片可爱的绿色	151
惋惜和同情	153
维护	156
忆“老得”	159
南山的诱惑	162
一本书的形成	166
十年诉说	169
第一本书的故事	179
童年之梦	185

辑五 昨天的刻记

青春的印记	191
同一类声音	193
沉浸到艺术之中	197
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	211
时代:阅读与仿制	218
古朴之美	227
文学讨论会	233

自序

屈指算来，我发表作品的时间至今已有三十年了。这么长的一个时段，以篇目论，写得最多的是散文。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为它不是虚构，它仅是真实的纪录。所以有时候，我会特别看重自己的这一部分文字。

在中国古代，大约是清代以前，诗与散文是高贵的文体，而小说还算不上。士大夫们不作小说。只是很久以后，小说作为一种吸纳力极强的文体，自身发生了蜕变和再造，这才有所改观。但也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够包容诗与散文，有了它们的特质，于是不再等而下之。

可见散文的雅致与清纯。

三十年里我一直把散文当成心灵的刻记。一个人面对时代生活必有声音，而散文就承载了这发声。生命如何经

历,怎样蜿蜒曲折、悸动和感激,都在这些文字中了。所以当一个人于几十年之后再次抚摸从前的篇章,也就等于抚摸自己的历史。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将这些繁复琐碎的篇目整理和顺,依次编排。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这样做了,并加了一点源出文字的图片,从而使记录和说明进一步清晰起来。

这些散文一直编下去,会有许多卷。于是它们让我珍惜的同时又有许多不安,因为我的稚嫩和浮浅都罗列出来。但我不能一一擦掉昨天。

生活仍在继续,这些文字还在继续。我知道自己在目击,在幻想,在追忆,在言说,在感激和痛苦,在化为一行行文字。

2005年2月16日于万松浦书院

水手夫人

他告诉我：许多人都把它当成一本隐喻的书。他这样说时用力眯起双眼。这会儿看得出，他因为这部书而多少有点得意。夜色里，我极想看清他的这副漫长脸。没用，他那儿的光线太暗了。锅台上的一盘煮花生已经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浓茶正在一个熬中药用的瓦罐里滚动。茶汁越来越浓。我们喝的是一种煎茶，但我们不往里放盐，而宁可放糖。他说这一手是在草原上学来的。他告诉我地气变了，喝的东西就要改变，比如说在这海边茅屋，你最好不要往煎茶里放盐。这里离海太近了。在这里吃的一切东西，他相信都有一种浑然不觉的盐味。

当时他认为自己正写一部庄严的书，庄严到了一生都要倚仗它的地步。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几乎都绷得紧紧，像进入了临战状态。他说自己当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他这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和一般人可不同。别人会说那不过只是一个青年，而他自己却觉得至少已经进入了中年。这是因为他走过的路坎坷漫远。从很小时候起，他就一个人浪迹天涯，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巧妙故事，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过交道，好幾次死里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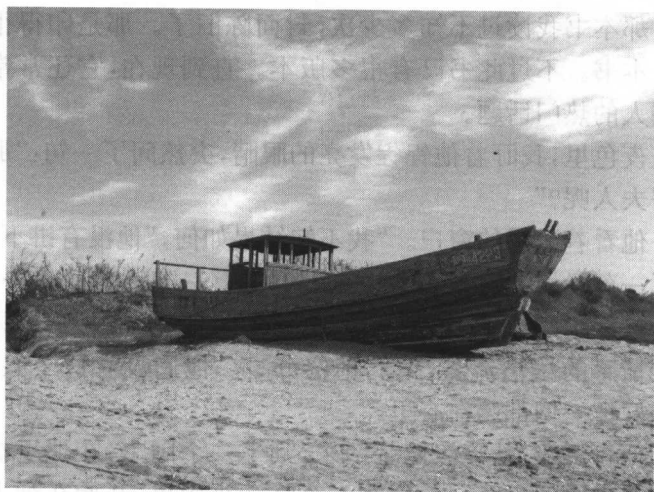
他告诉：在边地，他至少有过几十个生死与共的异性和同性朋友。说到各种朋友，他都会谈上许多，比如说他在十六七岁上那些死去活来的恋爱。那时候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总是依赖自己的朋友。他看重这些友谊，对爱情的看重更是可想而知。

他在一个长得雪白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屋子里整整藏了两年多。那时候他白天外出打工，到了夜晚就偷偷潜到她那儿去。这样竟然没人知道。那里可真是穷乡僻壤。因为职业的关系吧，她到镇上或城里开会，就为他买来借来各种各样的书，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他一夜一夜搂抱着她，告诉她：她给予的他永远也忘不了。她总鼓励他。后来他离开了她。“那可真是是一个悲剧啊！”他感叹着。

究竟为什么，他不愿讲。

又往前流浪。一个山村代销店的女售货员，还有一个水手的妻子，都先后收留过他。她们都给了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那个代销员把店里许多好吃的东西都给他吃了，以致于几个月结算下来大大地亏损。

那个水手的妻子，比他足足要大上二十多岁，可是他们狂热地爱着。水手留下的这个小巢，被他尽情地享用了。院子里有一棵无花果，每到了夏秋天，他就贪婪地吞食不停。但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写东西。水手的老婆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妇人，美丽，长着火红的脸膛，微微发黄的浓发。她简直是用全部身心去爱护他、教导他。她告诉了他好多人生的隐秘、丈夫的故事，她公爹以及她父亲、祖父，很多的故事。这一切故事有的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还有的是租界的故事。有的血淋淋，惊心动魄，感人肺腑。他全把它们记录下来。



芦青河岸边的小渔船

水手的妻子恳求他留在这里不要走，他就问：“那么水手怎么办呢？”她说：“他么，怎么都可以。”

就这样，他与她有了一个孩子。后来，那孩子又夭折了。

这是一个疯狂故事，他说一定要在未来把它写下来。现在是不行了，不合乎时代。我听到这儿，怀疑地看着他弓下的脊背、衰老的脸膛。我想他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这一杰作吗？我这时才明白了他那部书的名字，还有它里面很多关于航行的情节和细节是怎么来的。我想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水手夫人。我没有再问。

由于这部书写了很多非常感人的事情，所以麻烦不断。不断有人制造一些材料，甚至想把他送到法庭上。他不在乎。

他说：“我经历了多少。我只差没有死去。我还怕什么？”

那本书我读过不知多少次，封面陈旧了。那是印得很差的一本书。不过此书已有很多版本。直到现在，它还常常是一些人的热门话题。

夜色里，我盯着他锃锃发亮的眼睛，突然问了一句：“那个水手夫人呢？”

他看着漆黑的窗户。“我不知结果如何，”他没有讲下去。停了一刻又说：“这本书的扉页上原本有一句话：‘献给……’可惜被编辑割掉了。那个年代不时兴写上这样的话。这只是个人情感的尽情流露，他们不愿分享。他们没有这个兴趣。我只好把一切都装在心里。”

他告诉我：从流浪地赶回来，到了一个闹市，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安歇的机会。他住在一个临街小屋里，开始在纸上倾吐了。他几乎一口气就把这部书写完了。写完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快到三十岁了，浑身打了个冷颤。他用一件旧衣服把这一大叠稿子、各种颜色的纸张胡乱包裹起来，外面又用绳子捆了几道，就背着它去找省城的一个朋友。

就是那个朋友和他一块儿到了一个大都市。这样，这部稿子才艰难问世。

显而易见，这部书稿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多少成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在这样的时刻，他想念更多的是在边地流浪的岁月，是那一个个同性异性朋友。他怀念他们。由于这部书稿，他再不能重复那样的生活了。

但后来他还是抬腿离开了闹市。他想追赶昔日的脚步，追回那样的岁月。晚了，一切都晚了，岁月也会变得陈旧。那些朋友几乎没有一个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他们不是衰老、

死亡、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面目全非。

我一直想问问那个水手夫人的故事，特别是那个水手的命运。他一句不答。我不问，他却又告诉出一个细节。

——当他最后与她分别的时候，曾请求她原谅自己；他会永远感谢她给予的一切：衣食的温暖、悲怆的故事，还有她的全部。他想说对不起她。水手夫人说：“这你就错了。我只打算跟你过上一年，可是你在我怀里过了三年。我该感谢的是你！如果没有你，我死了也就白死了。现在行了，我值了。”她一遍又一遍吻他，他整个头发和脸颊都被她弄湿了。他们这样搂抱着，整整一天一夜，饭也没吃。

这就是他们分手时的情景。驼背歌手对我说：他要歌颂她一生。“后来我又遇到很多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取代她。从她那儿离开，我才发觉自己真正地长大了。是她让我提前进入了中年，变成了一个懂事的人。这部书稿也使我挣了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如数寄给了她，可是又被全部退回：查无此人。”

娇 小

这是一部薄薄的书，没有引起更多的人注意。但是我却被里面奇特的情节所吸引。我总觉得它与歌手的经历非常贴近。果然，一谈到它，驼背歌手的两眼烁烁发亮。他告诉我，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故事：隐藏了一个，表达了一个。它所表达的，正是它所隐藏的。

他吸着烟斗，还没有吸尽就磕了，重新装上烟末。我看出他很不安。

他说：“有一年上，就是从边地走开的第一年里……”他诉说为什么要离开那个流浪之地：那时他离开了水手夫人，大约是半年之后吧，一个偶然的机，他认识了一个恶棍和他的女友。“这小子用当地唯一的一辆大摩托带上她，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让许多人非常气愤。那个小女孩美妙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小巧玲珑，比我后来结识的所有女孩都要妖冶、小巧，对人百依百顺。那个男子则像个大黄蜂一样紧紧地叮住她，谁想找个机会跟女孩说句话简直是太难了。那个家伙叫‘沙’。真的，他就像风中卷动的黄沙，落下来就是遍地一片，变成沙漠、沙原。就是这一场漫天飞舞的沙，让我好好搏斗了一番。它飞到了我的眼里，头发中。要让我战胜这场狂沙，必得倾尽

全力。没有办法，我太爱她了。这是一场来到中年的爱，我可懂得珍惜，懂得拼死一搏的意义。

“她几乎是一眼就看中了我。她后来告诉，我乱烘烘的头发像火焰，当我转脸看她的时候，两眼都冒火。她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这么一个怪人，如此瘦削，正恶狠狠地爱着一个人。她没法把我忘记。我们俩就这样手牵手地在月光下走起来。有一天我们走到一座废弃的古庙里，在里面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完。我们做了个决定：逃跑，跑很远很远，跑到沙尘再也飞不起来的地方。我们要跑到海上，海的另一边。

“就这样，我们在河湾那儿买通了一个老人，他用一只小船把我们运到了一个海岛。在海岛上我们又雇了一只更大的船，穿越海峡去了东北。最后我们到了一片林子里。到了这儿才知道：这是一个谁也管不着的天外世界，它比边地还要荒凉十倍。在这儿，她真正成了我的小妻子。

“我们搭了一座林中小屋，像当地人一样，设法搞来了一杆枪。当然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都怀念大海的另一边，因为那是家乡嘛。在当地，我交往了一个脸色彤红的年轻猎人，他英俊、勇敢，与我们成了生死之交。可是你知道，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办法，就是对爱情没有办法。多不幸，我的小妻子爱上了这位年青猎人。这对我真是一个报应。我知道死期也许真的来到了。她一离开我，我就会死去。她真的离开了我，我也真的差一点死去。

“后来，我的这位朋友一次猎熊，被熊爪抓破了胸膛，死去了。我的小妻子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在这片深山老林里，她离了男人没法活下去。我没有责备她，只带着死了一半的心和她过下来。我们一起埋葬了她的那个英勇情人。是我亲手

安葬了他，给他垒了一座好坟。在坟的旁边还栽了一株最好的青冈木。就为了这一段记忆，我想写一部书。那时候就埋下了这个种子。

“我的小妻子死于难产，死在一条船上。我想她是跟了情人的灵魂走了。我非常惋惜，这时候已经不会流泪了。就这样，我一个人回到了家乡，身无分文。我心里只留下了一个悲惨故事，正想寻空儿把它写下来。很可惜，出于自尊和其它原因，我没有写出自己与那个年青猎人的瓜葛。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记下了友谊。实际上他夺去了我一半的生命。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了。我做下的所有事情都是剩下的这一半生命在做，所以我后来干什么都丢三落四的……

“我爱那个非常小巧的、愿穿一身红衣服的、像小孩子似的女孩。可惜她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有些非常美、非常小的女性，往往在品格上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可是没有办法，世上的好汉往往都爱这种经不住推敲的女人。这是人类的一个悲剧。不仅如此，那些能够描划几笔的情种们，还往往忘情地去歌颂她们，就像我一样。我的这部书很少有人看到，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的朋友，只有你看到了它，并且引起了好奇。可见你是个非同一般的人……你愿意听一首小诗吗？”

我问是什么小诗？他说是一首西班牙民歌。他将它读了一遍，又抄给我。这首小诗是这样的：

“小巧女人多妩媚/此理简明好通晓/凡物玲珑且娇小/铭记心中难忘掉。”

他赠我小诗之后，就伏在了一个地方。他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

艾 草 香

令我惊奇的是，他还写了这样一些歌：像清水一样纯净。如果不了解这个人的经历，也就不会感到惊奇。可是现在我却有点不安了。我像看一个奇异的魔怪一样看着眼前的这个人：瘦骨嶙峋的驼背歌手。他在屋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但是两条腿却没有毛病。可能是被沉重的心事或其它什么所压迫，他有时总要像瘸子一样拐来拐去。这只有我，非常熟悉他的朋友，才不会对这种步态感到怪异。

他说从东北回来了，回到了流浪之前的那个海滨。他该好好计划一下自己的岁月了。他说没有办法，他非常地爱诗、爱歌、爱手中的笔和纸。这与他在那些年里所受的致命教育有关。“太可怕了！有些东西一旦在你心里扎下根来，你就再也不能拔掉。你必须让它生长，在你周身每一块骨骼、肌肉、血脉、心肺里爬上蔓子。这种缠绕啊，捆绑一生，让你再也不能解脱。你信不信？”

我没法回答。

在这些日子里，他开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经历，考虑做点什么。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一样，他怀念过去的一切。他想起了更小的时候，到边地之前的一些经历，想起